

净土树

肖重声

《又一村》丛书

JING TU SHU

JING TU SHU

JING TU SHU

I267/352

肖重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又一村丛书

净 土 树

肖重声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长1/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40

ISBN 7—5419—3074—1/I·134

定 价：3.85元

人生和理想 人格和良心

——肖重声散文集序

李 星

初识肖重声的时候，他还是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青年，但他身上却没有青年学子常会有的浮躁，相反的倒比许多年龄更大的人还质朴、厚重，以至很难将他和诗人这一浪漫称号联系起来。然而他却一头扎进陕南的大巴山区，一呆就是十年，其间不断地有好的诗歌发表，并为文友们所看重。

再见肖重声的时候，他已成了省会城市的居民，先搞群众文化工作，后又在出版社搞编辑工作。按说他应该潇洒畅扬一些，因为他年龄并不大，家庭生活虽然清贫但还和乐，但他却更见沉重起来，轻易不在文友间走动，文学圈子的活动也很少参加，朋友们偶然见面，他的话更见其少，但你能感到他的诚实不减当年。他热爱理解朋友，有限的一些话，也全发自肺腑，全无逛社会的油气和玩世不恭。

这几年来，他的诗是日见少了，散文却常见发表，并有沉甸甸的集子出版。观其人而读其文，我知道他的思想是敏锐而活跃的，他的艺术追求是严肃而执著的；我也知道他在文学的道路上有许多的矛盾和苦闷，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有深藏着的不平和痛苦。这种痛苦不只来自个人事业和理想，也来自一个时期价值错位的社会现实。思想着是痛苦的，追求着也是痛苦的，肖重声虽不是思想家，但他却有一颗诚挚而不甘沉沦的心，一颗集农民的儿子和知识分子的忧患于一身的人的良心。言为心声，常理是这样。对于肖重声来说，他

近年来的散文，更是对于人生、对于现实的感喟和心灵的倾诉。然而，肖重声所承继的中国散文传统决定了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决定了他，使他把内心的情绪和理想，转化为对于现实人生和历史传统的关怀。他是借亲人和自身的生存，又借自然和历史文化而拷问着现实，抒发着自己人生的感慨和理想。仅从把写作当作心灵幽曲的倾诉来看，对于肖重声的散文不可等闲视之，而需要用心灵去倾听，去感受了。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关中和陕南的田野、桔园以及普通农家生活的亲切，温馨动人的人伦感情，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和事业中的尴尬、苦涩，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对奉献者的崇敬，对人民幸福难以释然的责任感。《俺婆》是一篇忆旧之作，写的是与作者相濡以沫、而今已经作古的祖母的大半生，结构自然而又有泥土般的朴实、丰富与深厚，毫无运作的痕迹，而又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叙事功力。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容量足以让人惊叹：一个普通农家将近半个世纪的曲折与酸辛，投射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进步的艰难步履；祖孙三代在迎击共同的生活重压中的关心、体贴和刻骨铭心的爱，传达出人伦之情的温暖和强大的生命力……正是这些构成了肖重声这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童年生活，和他们心灵上独特的文化烙印和感情烙印。文章开头、结尾以烧纸、献饭相呼应，更是意味深长，这是潜入作者无意识层次的文化习俗的力量，又表现了我们所承继的文化的境况。《桔的诱惑》、《鸟枪换炮的时候》、《“移山”前奏曲》记录的是在事业和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作者复杂的心绪：有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子的热情与天真，有年过四十分到一套小居室的漫长期待和短暂欢娱，有舞文弄墨多年的作协会员面对出书难的筹划与忧思。因为写的都是自己印象深刻的生活经历，这些作品不仅以心理刻划的细腻而

成为写人生情绪散文的佳构，而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移山”前奏曲》中似乎不经意披露的文坛隐秘，编辑、作者以及文友们那时易势移的微妙关系，读之让人顿生出“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慨，显示了作者阅尽人间秋色后于人情世故的练达。作为一个善良诚实的中年人，作者并没有将这些世俗心理推向极端，给以漫画化，以表现愤世嫉俗的偏激；含蓄的笔墨、淡泊的心态，更多的则是在复杂的人情世态面前，我的迂腐可笑的自责与调侃，这就不仅提高了作品的审美品位，而且丰富了作品的人生意味。不是流着泪、亮着伤去控诉、去指责，而是忍着泪、掩盖着心灵的伤口去自嘲与自责，这里表现的不只是成熟的人格境界和人生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实现了从生活到文学转化的审美境界。

如果说本书第一辑中的《俺婆》、《“移山”前奏曲》等是以氤氲的人情世态见长的话，那么第二、第三辑中的《辋川新诗画》、《蓝田美玉记》、《不知香积寺》、《禹穴之叹》、《越王台上的疑问》、《沈园的残角》等游记散文则以观察的细致、描写的功力、知识的丰富、思想的犀利而见长。前者叙事平实朴拙，后者由一点出发，思维联想成辐射状，纵横古今，峭拔奇诡，多有或清泉流淌，或大河奔涌的异彩雄姿。它说明作者是能够依据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对象，选择多副笔墨写作的。

这些篇章里有为游记散文所不可或缺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实景描写，有关于这遗迹、这景观的历史因由的追溯，有附缘于它们的历史教训及对于现实的启示。在这些大的章法、模式里，似乎不能说肖重声有多少惊人的突破。事实上创造一种章法、模式的，往往是在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一代文学宗师的工作，而大多数作家却只能在大师们创造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艺术之屋。这决非是不

要创造性劳动的工作，而是要以自己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创造，丰富和拓展或一流派、或一体的风格和个性，把原来的文体生命力推向一种新的境界，表现新的社会生活风貌和时代风貌。肖重声的游记散文的个性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他对已为人们熟悉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的独特的感受与观察，是依据于这感受和观察的描写、叙述和议论，是由对人民的事业、现实的生活的高度关注所凝结的火热的激情，是纵贯古今、横跨历史时空的艺术联想能力和思想穿透力，是由所有这些所形成的丰富、深邃和广阔。

乍一看第二、三辑的目录，人们会以为肖重声对前人遗踪、历史名胜有着特殊的兴趣，但是当你读完每一篇作品，就会发现他决不是好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以历史的变迁来表现社会、人事的变迁，或抒发对新生活的爱，或赞美人民的业绩，或寻找为现实所需要的真正的历史精神。辋川因大诗人王维而出名，但是辋川的美却不是王维的创造，而是大自然和人民创造的结果。所以，看到王维时代世外桃源辋川的消失，作者不是颓丧，而是兴奋，是对新旧兴废这一历史永恒规律的嘉许。一句“人间哪来一成不变的山水？”一下子划清了新旧文人的界线，使作品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点和高度。与《辋川新诗画》不同，《蓝田美玉记》则有了更多的愤懑和不平，看到那样色彩斑斓、光洁玉润的美玉被埋没、被损毁，谁又能平静？但作者的激愤决不至于此，而是由美玉的埋没想到更为可惜的人材的埋没，他为美玉呼吁，也为被压抑的人材呼吁，一颗赤子之心令人钦佩！在《禹穴之叹》中，作者一开始就以澎湃之势、充沛之情，以诗的语言表现出禹穴的地理形势：“绍兴城外的会稽山，列队而来，庄严而肃穆地围护着大禹陵园。”然而，在平展的陵园，长长的甬道，典雅的石亭，高大的石碑之后，却无巍峨的陵墓，只有字迹模糊的残碑，在读者心理上造成伟大的人物和不起眼

的陵墓的反差。就此，作者的笔墨荡开去：由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引出自己对大禹精神的见解，又由秦始皇的穷奢极欲，秦王陵之规模宏大，引出“永存者存于人心”的巨大哲理。结句“此碑此石千古，大禹千古”的收束，在一咏三叹，纵横古今的汪洋恣肆以后，直有雷霆万钧之力，呼出了对大禹无尽的敬仰。《越王台上的疑问》也堪为咏史佳品。它佳在开篇以诗的语言、诗的韵律、诗的节奏，对状如卧龙、腾空而起、耸出云表的越王台雄伟气势的描绘，佳在以历史老人的口吻对勾践君臣不甘沉沦、卧薪尝胆的艰苦卓绝精神的评赞，更在对范蠡、文种不同命运、不同结局的补叙后，投向茫茫历史时空的许多疑问。这疑问将勾践那样的历代帝王们过河拆桥，杀戮功臣的丑恶嘴脸暴露无余，揭示出一条普遍的历史规律。在此之后，一个“那么，这个雄才大略，又歹毒狡诈的越王勾践，从此该心安理得，雄踞天下了？”的反诘，高扬着历史辩证法的利刃，给历史上的暴君以无情的判决。与以上两篇的一泻千里、雄沉浩荡相比较，《沈园的残角》则以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为经，以眼前沈园的破败荒凉为纬，谱成了一曲哀婉忧伤的歌：“轻风吹来了，池旁的几棵垂柳，如丝如缕的柔条，微微地摇了几下，随即又静静地垂下去了，默默地思索着……”诗的意境，诗的神韵，吟唱着人生的缺憾，岁月的无情。诗的感觉，诗的构思，诗的语言，诗的表现，确实是肖重声散文很重要的艺术特点。

这些年来，国内的某些理论家，常常依据现代语言学派的观点，指陈语言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对人的思想和创造力的束缚。但是从肖重声这些优秀的散文中，我却分明感到了，语言对人、对人的审美创造活动的帮助。一切全在于语言的使用者驾驭语言符号的功夫。而驾驭又不纯粹是技巧，还在于作者自己的感觉是敏锐的而不是迟钝的，作者自

己的心灵世界是博大的而不是狭小的，作家的思想是活跃飞动的而不是凝滞死板的。若果能如此，即使运用现有的语符系统，也会创造出全新的艺术空间。上海外滩长堤，这是多么狭窄的天地，但肖重声却以沉涵不露的笔墨，暗示出多么丰富的人生，窥见了多么美妙的心灵隐私（《爱的特区》）；初恋者的一抚，这是多么轻柔的一瞬，肖重声却使它定格，传达出博大无涯的爱心（《拍下那空落落的长椅》）；大海是多么难以诉说的空旷，肖重声却发现了生命力的强大和存在的永恒（《海的馈赠》）；客轮出海倒被无数的骚人墨客表现过，但大都仅限于别情离恨，而肖重声却赋予了它绚丽的人生旅程的象征，生命能量将要释放的巨大的欢快（《奔向大海》）……

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勃兴，开始是以小说为先锋，并以小说为标志的；比起小说、诗歌来，散文创作曾经出现过短时期的沉寂。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散文创作却逐渐地显示出它的优势，新人辈出，佳作迭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肖重声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以自己雄浑质朴的声音，广阔的知识视野，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和热爱，汇入了近些年方兴未艾的散文大潮，感受着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回应着现实、历史的必然要求，从而成为一个时代、一代人心理的文化印记。我读肖重声的散文，我在理解他，也在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责任，理解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的中国的今天。同时，我也对肖重声同志今后的散文创作充满着信心和期待。

一九九〇年三月草于西安

一九九一年七月改定

书 前 小 语

陈绪万

两辑计22册《又一村》丛书相继问世之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令人兴奋的轰动效应。京华文坛轰传道：“北京有个亚运村，陕西有个‘又一村’！”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著文曰：“《又一村》给文坛带来了和煦的春风！”除广播、电视予丛书以青睐外，《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陕西日报》等中央、地方数十家报刊，皆从不同角度给丛书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我们衷心感谢辛劳在第一线上的广大书店同志对丛书的支持！

我们由衷地感谢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对丛书的喜爱！

我们亦诚挚地感谢电台、报刊和评论家对丛书的支持并佩服他们“识荆”的眼光！

毋庸置疑，丛书除其艺术价值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其思想价值的效应。不妨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摘录几个片段——

“感谢您——《又一村》丛书的著者和编辑，是你们给予了我自尊、自信和自爱，点燃了我的理想之火。我将从泥沼中走出，踏上新的坦途，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一片新绿……”

“《又一村》用它艺术之手，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从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世界，使我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和未来。”

“久违了，文学，真正的文学！现在我案头上再不是鸟

七八糟的东西了，而代替它的是“柳暗花明”，是齐齐整整的《又一村》丛书。……如今，我的居室是这么明亮，空气是这么清新。”

从书信浓郁的抒情笔调来看，多是出自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之手。读了这样的来信，我们激动、欣慰，然而感到肩头沉重。由此，深深地意识到，我们编辑不仅在为他人作嫁衣，对于广大读者，更是用和风细雨般的话语谈心的挚友，用甘露滋润干涸心田的园丁，用爝火照亮坦途的向导。

丛书已出22册，也算可观，加之出版社性质限制，本应刹车，但由于各方面的热情呼吁，只好出到40册，算个整数。此次推出的《梦楼小品》、《野山随笔》、《淡淡的却难忘》、《冬天的问候》等18部作品，从体裁看一如既往，有小说、有散文、有随笔、有小品、有杂感、有诗歌……。内容亦甚驳杂：山川、名胜、乡情、野趣、博物、掌故、艺海踪影、稗官野史等等，应有尽有，真可谓大拼盘也。

说到“拼盘”，似有贬意，然而它在各种筵席中，却是“第一道”。这令笔者又想到30年代俞平伯先生的《杂拌儿》来，所谓“杂拌儿”，正取“拼盘”之意，也唯其“杂”，方适合各类读者口味，故俞先生的《杂拌儿》一版再版，名重一时。另外，王云五先生主编的《万有文库》丛书不是也很杂么，但生命力很强，却也传了下来。想到这些，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溢美之词说得太多了，实际上丛书也并非尽善尽美，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丛书的全体编辑，准备总结总结，同时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更细些，更令人满意些，以实现我们的初衷——“《又一村》，亮出了一个新境界；《又一村》，展现出一片新天地！”

目 录

第一辑

俺婆	(3)
桔的诱惑	(11)
鸟枪换炮的时候	(16)
“移山”前奏曲	(21)
净土树	(29)
我不是神医	(32)
追寻那个幽灵	(37)
故居和遗宅	(41)
鸟笼里那个梦	(48)
“将军楼”的主人	(52)
欢聚	(55)
列车飞过黄河	(59)
牧麝记	(63)

第二辑

贵妃墓散记	(73)
禹门寻胜	(76)
从回心石到仙掌崖	(80)
蓝关古道赋	(84)
辋川新诗画	(88)
蓝田美玉记	(93)

汤泉神水	(99)
嘉五台记	(104)
翠华神秀	(108)
清凉世界南五台	(112)
石砭峪，高耸的昏热	(117)
留在子午道中的脚印	(121)
访玄奘法师的墓地	(126)
华严寺，倾斜的权势	(133)
不知香积寺	(137)
丰镐寻迹	(143)
昆明池絮语	(148)
重寻高观瀑布记	(152)
涌流的烟雾	(155)
美哉，渼陂	(159)
在道教仙都楼观台	(166)
《长恨歌》诞生的地方	(171)
巨星陨落的地方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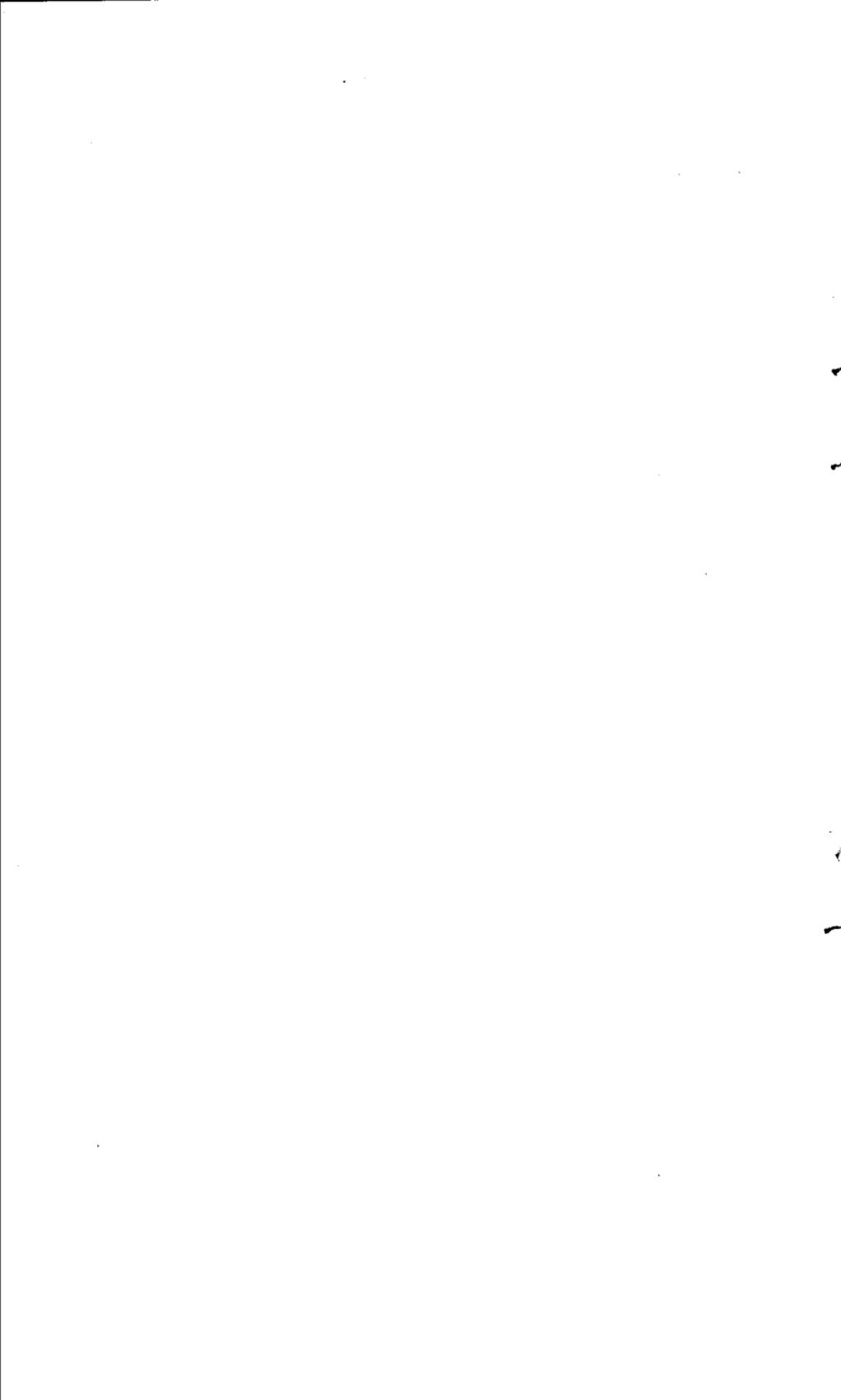
第三辑

在咸亨酒店	(183)
禹穴之叹	(186)
越王台上的疑问	(189)
沈园的残角	(192)
爱的特区	(195)
奔向大海	(198)
海的馈赠	(200)
中英街，那个窗口	(203)
我需要高高扬起的皮鞭	(206)
后记	(209)

第

—

輯



俺 婆

辛酉年除夕，我从西安赶回终南山下的老家。刚进门，瘫痪在床的老父亲就叮咛：“先去给你婆烧几张纸。”噢，是的，祖母去世已经四年了，过年上坟，请她老人家回来和儿孙们一起欢渡春节，照例是我这已到中年的孙子的责任。我引着几个堂弟堂妹，来到村东的义坟，虔诚地跪在祖母坟前，一张一张地拆开纸钱，边烧边祷告：“婆唉，明日就过年呢，给您送些钱用。家里年货都办好了，请您也回去过年！”冷风悠悠地吹着，纸钱呼呼地燃着，象雪花一样在空中轻轻飘荡着。这时候，我朦朦胧胧地觉得，仿佛祖母的在天之灵，真的随着飘扬的轻灰，来到了我们面前，要和我们一起回家过年去了。也去上坟的一个乡党开玩笑说：“你是当干部的，也咋信迷信呢？”我嘿嘿地笑着，不回嘴。我并不认为逢年过节为祖母上坟烧纸就是迷信，我愿遵从家乡这古老的风俗，来寄托对祖母的绵绵思念。

当我能够记事的时候，家乡已经解放了，而祖母也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但在我的印象中，她象个中年妇女一样，走路总是“刚倔刚倔”的，身上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儿，里里外

外，忙个不停。她的瞌睡似乎特别少，总是天不亮就起来帮妈妈做饭。半夜里，当我一醒来，有时还听见她的纺车在吱吱扭扭地响。晚上，她搂着我睡，常常给我讲些她和爸爸在旧社会的苦情日子，每当这时候，她眉头紧锁，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

“咱屋里那个时候，可怜得很！”她爱以这句话开头。民国十八年，关中遭年馑，几料不收，爷爷饥寒煎熬，一病不起，留下了五个孩子。爸爸是老大，当时也只有十六岁。两个大大和两个姑姑，有的拖着鼻涕，有的还嗷嗷待哺。全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祖母和爸爸肩上。母子二人除耕种二亩薄地外，就是没明没黑地推豆腐磨子，靠卖豆腐接济生活。就这样，一把眼泪一把糠菜，总算把大大姑姑拉扯大，总算从苦水里硬撑过来了。她象其他从苦水里泡出来的老人一样，把晚年能够过上几天舒心日子的希望，寄托在儿孙们身上。当给我讲完苦难的家史，她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婆日后就指望吃俺娃的孝顺哩！”我觉得祖母和爸爸妈妈太可怜了，不由得鼻子发酸。从此，我幼小的心灵里，象压着一块石头一样，老觉得沉甸甸的。我常暗暗发誓，长大后挣下钱，一定要好好孝顺祖母和爸爸妈妈。说来有趣，就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胡诌了一首短短八句的诗，在县报上发表了。我拿出一块五毛钱的稿费，首先给祖母买了一斤点心。当我兴高彩烈地把点心提回家，大叫一声：“婆，我给你把孝顺拿回来了！”这时候，祖母脸上满是欣喜和惊讶，连连说道：“俺娃有心！俺娃有心！”

在我的印象中，祖母爱嘟囔。她自己辛劳一生，也看不惯孙儿们偷懒贪玩。有时放了学，我不去拾柴、割草，而去蹦弹球、跳河渠，祖母免不了要数落我的不是。每逢那种场合，我便借用家乡的一句乡谚来顶她：“婆婆嘴碎，媳妇耳烦。”她骂我：“橡皮脸！”我接着说：“拿刀砍！砍不